通鑑紀事本末

DS
797
.2
S955 58
1873
v.9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403162
ASIAN COLLECTION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八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王莽篡漢

漢宣帝甘露三年太子所幸司馬良娣死太子悲恚不樂帝乃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娛侍太子者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宮政君故繡衣御史賀之孫女也是歲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爲世適皇孫帝愛之自名曰驁字太孫

元帝初元二年夏四月丁巳立太子驁爲皇太子

竟寧元年　初太子少好經書寛博謹慎其後幸酒樂燕樂上不以爲能而山陽王康有材藝母傅昭儀又愛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山陽爲嗣及上寢疾傅昭儀山陽王康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鳳爲衛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史丹以親密臣得侍疾候上閒獨寢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今者道路流言爲國生意以爲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

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上意大感寤太子由是遂定　五月壬辰帝崩於未央宮　六月己未太子卽皇帝位以元舅侍中衞尉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

成帝建始元年春正月壬子封舅諸吏光祿大夫關內侯王崇爲安成侯賜舅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

夏四月黃霧四塞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爲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爲侯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爲見異於是大將軍鳳懼上書乞

骸骨辭職上優詔不許

三年上專欲委任王鳳八月策免車騎將軍許嘉以特進侯就朝位

四年夏上悉召前所舉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是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爲臣妾北無薫粥冒頓之患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爲無吳楚燕梁之埶百官盤互親疎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

亂三者無毛髮之辜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晻昧之瞽說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上擢永爲光祿大夫
河平二年六月上悉封諸舅王譚爲平阿侯商爲成都侯立爲紅陽侯根爲曲陽侯逢時爲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三年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向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

天子必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四年三月琅邪太守楊肜與王鳳連昬其郡有災害丞相王商按問之鳳以爲請商不聽竟奏免肜奏果寢不下鳳以是怨商陰求其短使頻陽耿定上書言商與父傅婢通及女弟淫亂奴殺其私夫疑商教使天子以爲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太中大夫蜀郡張匡素佞巧復上書極言詆毀商有司奏請召商詣詔獄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勿治鳳固爭之夏四月壬寅詔收商丞相印綬商

免相三日發病嘔血薨謚曰戾侯而商子弟親屬爲駙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得留給事宿衛者有司奏請除國邑有詔長子安嗣爵爲樂昌侯

陽朔元年冬京兆尹泰山王章下獄死時大將軍鳳用事上謙讓無所顓左右嘗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悅之欲以爲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爲不可乃止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

分據埶官滿朝廷杜欽見鳳專政泰重戒之曰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睢之徒得間其說鳳不聽時上無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它王不以往事爲纖介留之京師不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一朝有它且不復相見爾長留侍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留國邸旦夕侍上上甚親重之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食鳳因言日食陰盛之象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故天見戒宜

遣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涕泣而決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上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爲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爲大臣顓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食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顓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食陰侵陽臣顓君之象今政事大小皆自

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鳳不自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屈節隨鳳委曲卒用閨門之事爲鳳所罷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爲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況於天子而近己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

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
及聞章言天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
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試爲朕求可以自輔者
於是章奏封事薦信都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忠信
質直智謀有餘上自爲太子時數聞野王名方倚
以代鳳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時太后從弟子侍中
音獨側聽具知章言以語鳳鳳聞之甚憂懼杜欽令
鳳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其辭旨甚哀太后聞之
爲垂涕不御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乃優詔報鳳
彊起之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奏章知野王前

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盪腸非所宜言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以爲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爲定陶王章竟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馮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奏記於鳳曰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傳曰罪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今釋令

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卽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爲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愼鳳不聽竟免野王官時衆庶多寃王章譏朝廷者欽欲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自京師不曉況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爲坐言事如是塞爭引之原損寬明之德欽愚以爲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並見郞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焉

二年夏四月丁卯以侍中太僕王音爲御史大夫於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下五侯羣弟爭爲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賓客滿門競爲之聲譽劉向謂陳湯曰今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以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故書曰臣之

有作威作福害於而家凶於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也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污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

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盤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孰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皁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侯權

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唯陛下深留聖思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

三年秋王鳳疾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曰將

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臣敢以死保之及鳳且死上疏謝上復固薦音自代言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譚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鳳薦之　八月丁巳鳳薨　九月甲子以王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而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安定太守谷永以譚失職勸譚辭讓不受城門兵由是譚音相與不平

鴻嘉元年王音既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上以音自御史大夫入爲將軍不獲宰相之封六月乙巳

封音爲安陽侯

三年王氏五侯爭以奢侈相尚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後又穿長安城引內灃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楫棹越歌上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於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以謝太后上聞之大怒乃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等奢僭不軌藏匿姧猾皆阿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首省戸下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而

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家外家宗族彊上一身浸弱日久今將一施之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車騎將軍音藉槀請罪商立根皆負斧質謝良久乃已上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

四年平阿安侯王譚薨上悔廢譚使不輔政而薨也乃復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魏郡杜鄴時爲郎素善車騎將軍音見音前與平阿侯有隙即說音曰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譏焉周召

則不然忠以相輔義以相匡同己之親等己之尊不以聖德獨兼國寵又不爲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陝並爲弼疑故內無感恨之隙外無侵侮之羞俱享天祜兩荷高名者蓋以此也竊見成都侯以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特擧吏如五府此明詔所欲寵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發於至誠則孰不說諭音甚嘉其言由是與成都侯商親密二人皆重鄴

永始元年　初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太后憐之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其

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因折節爲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爲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中郎陳湯等皆當世名士咸爲莽言上由是賢莽太后又數以爲言　五月乙未封莽爲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家

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
推薦之游者爲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爲
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恧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
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爲買
之即日以婢奉朱博其匿情求名如此
二年春正月己丑安陽敬侯王音薨王氏唯音爲修
整數諫正有忠直節　三月丁酉以成都侯王商爲
大司馬衛將軍紅陽侯王立位特進領城門兵　冬
十一月衛將軍王商惡陳湯奏湯妄言昌陵且復發
徙又言黑龍冬出微行數出之應廷尉奏湯非所宜

言大不敬詔以湯有功免爲庶人徙邊初少府陳咸衛尉逢信官簿皆在翟方進之右方進晚進爲京兆尹與咸厚善及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薛宣得罪與方進相連上使五二千石雜問丞相御史咸詰責方進冀得其處方進心恨陳湯素以材能得幸於王鳳及王音咸信皆與湯善湯數稱之於鳳音所以此得爲九卿及王商黜逐湯方進因奏咸信附會湯以求薦舉苟得無恥皆免官

三年十二月故南昌尉九江梅福上書曰昔高祖納

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

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埶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

闕自衒繆公行伯由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覩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儁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爲漢敺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

有不順莫能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䳄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室家折直士

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
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
之路除不急之法下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
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往者
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
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
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
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
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
良傅敎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

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埶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上不納

四年冬十一月庚申衛將軍王商病免

元延元年春正月壬戌王商復爲大司馬衛將軍　秋七月紅陽侯立舉京咸方正對策拜爲光祿大夫給事中丞相方進復奏咸前爲九卿坐爲貪邪免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并劾紅陽侯立選舉故不以實有詔免咸勿劾立　十二月乙未王商爲大將軍辛亥商薨其弟紅陽侯立次當輔政先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

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上書以入縣官貴取其直一
億萬以上丞相司直孫寶發之上由是廢立而用其
弟光祿勳曲陽侯根庚申以根爲大司馬驃騎將軍
特進安昌侯張禹請平陵肥牛亭地曲陽侯根爭
以爲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宜更賜禹它
地上不從卒以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天子
愈益敬厚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上親
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禹小子未有官禹數視其小
子上卽禹牀下拜爲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
進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

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未
有以明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
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
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則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
爲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
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
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
下同其福喜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
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
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故

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茍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

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葺之以旌直臣

三年春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劉向大惡之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至辰殆必亡矣

綏和元年冬十月甲寅王根病免　十一月衛尉侍中淳于長有寵於上大見信用貴傾公卿外交諸侯牧守賂遺賞賜累鉅萬淫於聲色許后姊孊爲龍雒思侯夫人寡居長與孊私通因取爲小妻許后時居長定宮因孊賂遺長欲求復爲婕妤長受許后金錢

乘輿服御物前後千餘萬許許爲白上立以爲左皇
后嬺每入長定宮輒與嬺書戲侮許后嫚易無不言
交通書記賂遺連年時曲陽侯根輔政久病數乞骸
骨長以外親居九卿位次第當代根侍中騎都尉光
祿大夫王莽心害長寵私聞其事莽侍曲陽侯病因
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以當代輔政至對衣冠議
語署置具言其罪過根怒曰卽如是何不白也莽曰
未知將軍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東宮莽求見太后
具言長驕佚欲代曲陽侯私與長定貴人姊通受取
其衣物太后亦怒曰兒至如此往白之帝莽白上上

以太后故免長官勿治罪遣就國初紅陽侯立不得
輔政疑爲長毀譖常怨毒長上知之及長當就國立
嗣子融從長請車騎長以珍寶因融重遺立立因上
封事爲長求留曰陛下既託文以皇太后故誠不可
更有它計於是天子疑焉下有司按驗吏捕融立令
融自殺以滅口上愈疑其有大奸遂逮長繫洛陽詔
獄窮治長具服戲侮長定宮謀立左皇后罪至大逆
死獄中妻子當坐者徙合浦母若歸故郡上使廷尉
孔光持節賜廢后藥自殺上以王莽首發大奸稱其
忠直王根因薦莽自代丙寅以莽爲大司馬時年三

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
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爲特史賞賜邑錢悉以
享士愈爲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
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爲僮使問知其夫人
皆驚其飾名如此
二年三月丙戌帝崩於未央宫　夏四月丙午哀帝
即位　五月太皇太后詔大司馬莽就第避帝外家
莽上疏乞骸骨帝遣尚書令詔起莽又遣丞相孔光
大司空何武左將軍師丹衛尉傅喜白太皇太后曰
皇帝聞太后詔甚悲大司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聽

政太后乃復令莽視事　六月上置酒未央宮內者
令爲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大司馬莽按
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
去更設坐傅太后聞之大怒莽復乞骸骨　秋七月
乙卯上賜莽黃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公卿大
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置中黃門爲莽家給使十
日一賜餐又下詔益封莽邑戶以爲特進給事中朝
朔望見禮如三公
哀帝建平二年丞相博御史大夫玄奏言新都侯王
莽前爲大司馬不廣尊尊之意抑貶尊號虧損孝道

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爲庶人上曰以莽與太皇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天下多冤王氏者事見丁傅用事

元壽元年　初王莽既就國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民上書冤訟莽者百數至是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復深訟莽功德上於是徵莽及平阿侯仁還京師侍太后

二年六月戊午帝崩太皇太后聞帝崩卽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太皇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避丁傅衆庶稱以爲賢又太皇太后

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獨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祿二人相與謀以爲往時惠昭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宜令外戚大臣持權親疏相錯爲國計便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庚申太皇太后自用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

秋七月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壻甄邯爲侍中奉車都尉諸素所不說者莽皆傅致其罪爲請奏草令邯持與光以太后指風光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

太后輒可其奏於是劾奏何武公孫祿互相稱舉皆
免官武就國又奏董宏子高昌侯武父爲佞邪奪爵
又奏南郡太守毋將隆前爲冀州牧治中山馮太后
獄冤陷無辜關內侯張由誣告骨肉中太僕史立泰
山太守丁玄陷人入大辟河內太守趙昌譖害鄭崇
幸逢赦令皆不宜處位在中土免爲庶人徙合浦中
山之獄本立玄自典考之但與隆連名奏事莽少時
慕與隆交隆不甚附故因事擠之紅陽侯立太后親
弟雖不居位莽以諸父內敬憚之畏立從容言太后
令己不得肆意復令光奏立罪惡前知定陵侯淳于

長犯大逆罪多受其賂爲言誤朝後白以官婢楊寄私子爲皇子衆言曰呂氏少帝復出紛紛爲天下所疑難以示來世成襁褓之功請遣立就國太后不聽莽曰今漢家衰比世無嗣太后獨代幼王統政誠可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今以私恩逆大臣議如此羣下傾邪亂從此起宜可且遣就國安後復徵召之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莽之所以脅持上下皆此類也於是附順莽者拔擢忤恨者誅滅以王舜王邑爲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秀典文章孫建爲爪牙豐子尋秀子棻涿郡崔發南陽陳

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為微見
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
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於衆庶焉　八月莽復白太
皇太后廢孝成皇后孝哀皇后為庶人就其園是日
皆自殺　大司空彭宣以王莽專權乃上書言三公
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臣資性淺薄年齒
老眊數伏疢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
乞骸骨歸鄉里俟寘溝壑莽白太后策免宣使就國
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宣居國數年薨
　九月辛酉中山王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平帝年九

歲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己以聽於莽莽權日盛孔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爲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衞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食物

平帝元始元年春正月王莽風益州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莽白太后下詔以白雉薦宗廟於是羣臣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周公及身在而託號於周莽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賞寢置臣

莽勿隨輩列甄邯白太后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莽復上書固讓數四稱疾不起左右白太后宜勿奪莽意但條孔光等莽乃肯起　二月丙辰太后下詔以太傅博山侯光爲太師車騎將軍安陽侯舜爲太保皆益封萬戸左將軍光祿勳豐爲少傅封廣陽侯皆授四輔之職侍中奉車都尉邯封承陽侯四人既受賞莽尚未起羣臣復上言莽雖克讓朝所宜章以時加賞明重元功無使百僚元元失望太后乃下詔以大司馬新都侯莽爲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

安漢公益封二萬八千戶於是莽爲惶恐不得已而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云願須百姓家給然後加賞羣臣復爭太后詔曰公自期百姓家給是以聽之其令公俸賜皆倍故百姓家給人足大司徒大司空以聞莽復讓不受而建言褒賞宗室羣臣立故東平王雲太子開明爲王又以故東平思王孫成都爲中山王奉孝王後封宣帝耳孫信等三十六人皆爲列侯太僕王惲等二十五人皆賜爵關內侯又令諸侯王公列侯關內侯無子而有孫若同產子者皆得以爲嗣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者復其屬天下

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參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下及庶民鰥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莽旣媚說吏民又欲專斷知太后老厭政乃風公卿奏言往者吏以功次遷至二千石及州部所舉茂材異等吏率多不稱宜皆見安漢公又太后春秋高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下詔曰自今以來唯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輒引入至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於是莽人人延問密致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　王莽恐帝外家衞氏

奪其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義自貴外家丁傅撓
亂國家幾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復奉大宗爲成帝後
宜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爲後代法六月遣甄豐奉
璽綬卽拜帝母衛姬爲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
弟玄爵關內侯賜帝女弟三人號曰君皆留中山不
得至京師扶風功曹申屠剛以直言對策曰臣聞成
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動順天地舉
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今聖主始
免襁褓卽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
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間隙

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宜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莽令太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違背大義罷歸田里

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黃支在南海中去京師三萬里王莽欲耀威德故厚遺其王令遣使貢獻越嶲郡上黃龍游江中太師光大司徒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大司農孫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未時

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使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劾奏寶事下三公即訊寶對曰年七十誖眊恩衰共養營妻子如章寶坐免終於家　三月癸酉大司空王崇謝病免以避王莽　夏四月丁酉左將軍甄豐爲大司空右將軍孫建爲左將軍光祿勳甄邯爲右將軍　郡國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王莽白太后宜衣繒練頗損膳以示天下莽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於是公卿皆慕效焉凡獻田宅者二

百三十人以口賦貧民又起五里於長安城中宅二百區以居貧民莽帥羣臣奏太后言幸賴陛下德澤間者風雨時甘露降神芝生蓂莢朱草嘉禾休徵同時並至願陛下遵帝王之常服復大官之法膳使臣子各得盡驩心備共養莽又令太后下詔不許每有水旱莽輒素食左右以白太后太后遣使者詔莽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熟公以時食肉愛身爲國　六月光祿大夫楚國龔勝大中大夫琅邪邴漢以王莽專政皆乞骸骨莽令太后策詔之曰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年皆加

優禮而遣之　梅福知王莽必簒漢祚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云　秋九月王莽欲悅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乃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　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說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賞賜焉　莽欲以女配帝爲皇后以固其權奏言皇帝卽位三年長秋宮未建掖廷媵未充乃者

國家之難本從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后
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
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
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其與己女爭卽上言身無德
子材下不宜與衆女並采太后以爲至誠乃下詔曰
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
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或詣廷中或伏省戸下
咸言安漢公盛勳堂堂若此今當立后獨奈何廢公
女天下安所歸命願得公女爲天下母莽遣長史以
下分部曉止公卿及諸生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

已聽公卿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選衆女公卿爭曰不宜采諸女以貳正統莽乃白願見女

三年春太后遣長樂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宏尚書令平晏納采見女還奏言公女漸漬德化有窈窕之容宜承天序奉祭祀太師光大司徒宮大司空豐左將軍孫建執金吾尹賞行太常事太中大夫劉秀及太卜太史令服皮弁素積以禮雜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得位所謂康彊之占逢吉之符也又以太牢策告宗廟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莽深辭讓受六千三百萬而以其四千

三百萬分予十一媵家及九族貧者夏大司徒司直
陳崇使張敞孫竦草奏盛稱安漢公功德以爲宜恢
公國令如周公建立公子令如伯禽所賜之品亦皆
如之諸子之封皆如六子太后以示羣公羣公方議
其事會呂寬事起初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久
後受禍卽私與衛寶通書教衛后上書謝恩因陳丁
傅舊惡冀得至京師莽白太皇太后詔有司褒賞中
山孝王后益湯沐邑七千戶衛后日夜啼泣思見帝
面而但益戶邑宇復教令上書求至京師莽不聽宇
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其故章以爲莽不可諫而

好鬼神可為變怪以驚懼之章因推類說令歸政衛氏宇即使寛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焉懷子繫獄須產子已殺之甄邯等白太后下詔曰公居周公之位輔成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誅不以親親害尊尊朕甚嘉之莽盡滅衛氏支屬唯衛后在吳章要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為當世名儒敎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它師平陵云敞時為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莽於是因呂寛之獄遂窮治黨與連引素所惡者悉

誅之元帝女弟敬武長公主素附丁傅及莽專政復
非議莽紅陽侯王立莽之尊屬平阿侯王仁素剛直
莽皆以太皇太后詔遣使者迫守令自殺莽白太后
主暴病薨太后欲臨其喪莽固爭而止甄豐遣使者
乘傳案治衞氏黨與郡國豪傑及漢忠直臣不附莽
者皆誣以罪法而殺之何武鮑宣及王商子樂昌侯
安辛慶忌三子護羌校尉通函谷都尉遵水衡都尉
茂南郡太守辛伯等皆坐死凡死者數百人海内震
焉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絶矣不去禍將及人卽
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莽召明

禮少府宗伯鳳入說爲人後之誼白令公卿將軍侍
中朝臣並聽欲以内厲天子而外塞百姓之議
四年二月丁未遣大司徒宮大司空豐等奉乘輿法
駕迎皇后於安漢公第授皇后璽綬入未央宮大赦
天下 夏太保舜等及吏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咸請
如陳崇言加賞於安漢公章下有司有司請益封公
以新息召陵二縣及黃郵聚新野田采伊尹周公稱
號加公爲宰衡位上公三公言事稱敢言之賜公太
夫人號曰功顯君封公子男二人安爲褒新侯臨爲
賞都侯加后聘三千七百萬合爲一萬萬以明大禮

太后臨前殿親封拜安漢公拜前二子拜後如周公
故事莽稽首辭讓出奏封事願獨受母號還安臨印
韍及號位戶邑事下太師光等皆曰賞未足以直功
謙約退讓公之常節終不可聽忠臣之節亦宜自屈
而伸主上之義宜遣大司徒大司空持節承制詔公
亟入視事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奏奏可莽乃起視
事止減召陵黃郵新野之田而已莽復以所益納徵
錢千萬遺太后左右奉共養者莽雖專權然所以誑
燿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賂遺以千萬
數白尊太后姊妹號皆爲君食湯沐邑以故左右日

夜共譽莽莽又知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虞樂以市其權乃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存見孤寡貞婦所至屬縣輒施恩惠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爲常太后旁弄兒病在外舍莽自親候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太保舜奏言天下聞公不受千乘之土辭萬金之幣莫不鄉化蜀郡男子路建等輟訟慚怍而退雖文王卻虞芮何以加宜報告天下奏可　羣臣奏言昔周公攝政七年制度乃定今安漢公輔政四年營作二旬大功畢成宜升宰衡位在諸侯王上詔曰可仍令議九錫之法　莽自以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

懷黃支唯西方未有加乃遣中郎將平憲等多持金
幣誘塞外羌使獻地願內屬憲等奏言羌豪良願等
種可萬二千人願爲內臣獻鮮水海允谷鹽池平地
美草皆予漢民自居險阻處爲藩蔽問良願降意對
曰太皇太后聖明安漢公至仁天下太平五穀成熟
或禾長丈餘或一粟三米或不種自生或繭不蠶自
成甘露從天下醴泉自地出鳳凰來儀神爵降集從
四歲以來羌人無所疾苦故思樂內屬宜以時處業
置屬國領護事下莽莽復奏今已有東海南海北海
郡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爲西海郡分天下爲十二州

應古制奏可冬置西海郡又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萬數民始怨矣　分京師置前輝光後丞烈二郡更公卿大夫八十一元士官名位次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罷置改易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矣

五年夏四月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於安漢公於是莽上書言諸臣民所上章下議者願皆寢勿上使臣莽得盡力畢制禮作樂事成願賜骸骨歸家避賢者路甄邯

等白太后詔曰公每見輒流涕叩頭言願不受賞賞
卽加不敢當位方制作未定事須公而決故且聽公
制作畢成羣公以聞究於前議其九錫禮儀亟奏五
月策命安漢公莽以九錫莽稽首再拜受綠韍袞冕
衣裳瑒琫瑒珌句履鸞路乘馬龍旂九旒皮弁素積
戎路乘馬彤弓矢盧弓矢左建朱鉞右建金戚甲冑
一具秬鬯二卣圭瓚二九命青玉珪二朱戶納陛署
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賁三百人　莽以皇后有子
孫瑞通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　泉陵侯
劉慶上書言周成王幼少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

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羣臣皆曰宜如慶言　時帝春秋益壯以衞后故怨不悅冬十二月莽因臘日上椒酒置毒酒中帝有疾莽作策請命於泰畤願以身代藏策金縢置於前殿敕諸公勿敢言丙午帝崩於未央宮大赦天下莽令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奏尊孝成廟曰統宗孝平廟曰元宗斂孝平加元服葬康陵

班固贊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顯功以自尊盛觀其文辭方外百蠻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至乎變異見於上民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

太后與羣臣議立嗣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
王五人列侯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
爲後乃悉徵宣帝玄孫選立之是月前煇光謝囂奏
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文
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羣
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
謂太后事已如此無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又莽非
敢有它但欲稱攝以重其權塡服天下耳太后心不
以爲可然力不能制乃聽許舜等卽共令太后下詔
曰孝平皇帝短命而崩已使有司徵孝宣皇帝玄孫

二十三人差度宜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後玄孫年在繈褓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安漢公莽輔政三世與周公異世同符今前煇光囂武功長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思厥意云爲皇帝者乃攝行皇帝之事也其令安漢公居攝踐阼如周公故事具禮儀奏於是羣臣奏言太后聖德昭然深見天意詔令安漢公居攝臣請安漢公踐阼服天子韍冕背斧依立於戶牖之間南面朝羣臣聽政事車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廟享祭羣神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平決

朝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以奉順皇天之心輔翼漢
室保安孝平皇帝之幼嗣遂寄託之義隆治平之化
其朝見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復臣節自施政教於其
宮家國采如諸侯禮儀故事太后詔曰可
王莽居攝元年春正月王莽祀上帝於南郊又行迎
春大射養老之禮　三月己丑立宣帝玄孫嬰爲皇
太子號曰孺子嬰廣戚侯顯之子也年二歲託以爲
卜相最吉立之尊皇后曰皇太后　以王舜爲太傅
左輔甄豐爲太阿右拂甄邯爲太保後承又置四少
秩皆二千石　四月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安

漢公莽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莫敢先舉此乃宗室之恥也吾帥宗族爲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紹從弟竦與崇族父嘉詣闕自歸莽赦弗罪竦因爲嘉作奏稱莽德美罪狀劉崇願爲宗室倡始父子兄弟負籠荷鍤馳之南陽豬崇宮室令如古制及崇社宜如亳社以賜諸侯用永監戒於是莽大說封嘉爲率禮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內侯後又封竦爲淑德侯長安爲之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力戰鬭不如巧爲奏自後謀反者皆污池云羣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塡海

丙　五月甲辰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　十二月羣臣奏請以安漢公廬爲攝省府爲攝殿第爲攝宮奏可

二年五月東郡太守翟義方進之子也與姊子上蔡陳豐謀曰新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爲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必代漢家其漸可見方今宗室衰弱外無彊藩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捍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爲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

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慚於先帝今欲發之汝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以九月都試日斬觀令因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信子匡時爲東平王乃幷東平兵立信爲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移檄郡國言莽鴆殺孝平皇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郡國皆震比至山陽衆十餘萬莽聞之惶懼不能食太皇太后謂左右曰人心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莽乃拜其黨親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爲奮武

將軍光祿勳成都侯王邑爲虎牙將軍明義侯王駿爲彊弩將軍春王城門校尉王況爲震威將軍宗伯忠孝侯劉宏爲奮衝將軍中少府建威侯王昌爲中堅將軍中郎將震羌侯竇況爲奮威將軍凡七人自擇除關西人爲校尉軍吏將關東甲卒發奔命以擊義焉復以太僕武讓爲積弩將軍屯函谷關將作大匠蒙鄉侯逯並爲橫壄將軍屯武關羲和紅休侯劉秀爲揚武將軍屯宛三輔聞翟義起自茂陵以西至汧二十三縣盜賊並發槐里男子趙朋霍鴻等自稱將軍攻燒官寺殺右輔都尉及斄令相與謀曰諸將

精兵悉東京師空可攻長安衆稍多至十餘萬火見未央宮前殿莽復拜衛尉王級爲虎賁將軍大鴻臚望鄉侯閻遷爲折衝將軍西擊朋等以常鄉侯王惲爲車騎將軍屯平樂館騎都尉王晏爲建威將軍屯城北城門校尉趙恢爲城門將軍皆勒兵自備以太保後承承陽侯甄邯爲大將軍受鉞高廟領天下兵左杖節右把鉞屯城外王舜甄豐晝夜循行殿中莽日抱孺子禱郊廟會羣臣而稱曰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況臣莽之斗筲羣臣皆曰不遭此變

不章聖德。冬十月甲子莽依周書作大誥曰粵其
聞日宗室之雋有四百人民獻儀九萬夫予敬以終
於此謀繼嗣圖功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天下以
當反位孺子之意諸將東至陳留菑與翟義會戰破
之斬劉璜首莽大喜復下詔先封車騎都尉孫賢等
五十五人皆爲列侯卽軍中拜授因大赦天下於是
吏士精銳遂攻圍義於圉城十二月大破之義與劉
信棄軍亡至固始界中捕得義尸磔陳都市卒不得
信

初始元年春王邑等還京師西與王級等合擊趙朋

霍鴻二月朋等殄滅諸縣悉平還師振旅莽乃置酒白虎殿勞饗將帥詔陳崇治校軍功第其高下依周制爵五等 以封功臣爲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曰皆以奮怒東指西擊羌寇蠻盜反虜逆賊不得旋踵應時殄滅天下咸服之功封云其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又數百人莽發翟義父方進及先祖冢在汝南者燒其棺柩夷滅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幷葬之又取義及趙朋霍鴻黨衆之尸聚之通路之旁濮陽無鹽圉槐里盩厔凡五所建表木於其上書曰反虜逆賊鯨鯢義等既敗莽於是自

謂威德日甚大獲天人之助遂謀卽眞之事矣　羣
臣復奏進攝皇帝子安臨爵爲公封兄子光爲衍功
侯是時莽還歸新都國羣臣復白以封莽孫宗爲新
都侯　九月莽母功顯君死莽自以居攝踐阼奉漢
大宗之後爲功顯君緦縗弁而加麻環絰如天子弔
諸侯服凡壹弔再會而令新都侯宗爲主服喪三年
云司威陳崇奏莽兄子衍功侯光私報執金吾竇況
令殺人況爲收繫致其法莽大怒切責光光母曰汝
自視孰與長孫中孫長孫中孫者宇及獲之字也遂
母子自殺及況皆死初莽以事母養嫂撫兄子爲名

及後悖虐復以示公義焉令光子嘉嗣爵爲侯　是歲廣饒侯劉京言齊郡新井車騎將軍千人扈雲言巴郡石牛太保屬臧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　十一月甲子莽奏太后曰陛下遇漢十二世三七之阸承天威命詔臣莽居攝廣饒侯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爲眞卽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入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巴郡石牛戊午雍石文皆到於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

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
獻者封侯騎都尉崔發等視說孔子曰畏天命畏大
人畏聖人之言臣莽敢不承用臣請共事神祇宗廟
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稱假皇帝其號令天下
天下奏言事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爲始初元年漏刻
以百二十爲度用應天命臣莽夙夜養育隆就孺子
令與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於萬方期
於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
可衆庶知其奉符命指意羣臣博議別奏以示卽眞
之漸矣　期門郞張充等六人謀共劫莽立楚王發

覺誅死　梓潼人哀章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爲大言見莽居攝卽作銅匱爲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璽某傳予皇帝金策書某者高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爲眞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章因自竄姓名凡十一人皆署官爵爲輔佐章聞齊井石牛事下卽日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僕射以聞戊辰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禪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下書曰予以不德託於皇初祖考皇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屬皇

天上帝隆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告屬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祇畏敢不欽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卽眞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爲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雞鳴爲時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白使節之旄幡皆純黃其署曰新使五威節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莽將卽眞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是時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及莽卽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

指舜素謹敕太后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太后知其爲莽求璽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

恐莽欲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乃爲太后置酒未央宮漸臺大縱衆樂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恐不見聽而莽疎屬王諫欲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以其書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莽因曰此誖德之臣也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璧文言太皇太后當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乃下詔從之於是鴆殺王諫而封張永爲貢符子

班彪曰三代以來王公失世稀不以女寵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爲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始建國元年春正月朔莽帥公侯卿士奉皇太后璽韍上太皇太后順符命去漢號焉初莽娶故丞相王訢孫宜春侯咸女爲妻立以爲皇后生四男宇獲前誅死安頗荒忽乃以臨爲皇太子安爲新嘉辟封宇子六人皆爲公大赦天下莽乃策命孺子爲定安公

封以萬戸地方百里立漢祖宗之廟於其國與周後
並行其正朔服色以孝平皇后爲定安太后讀策畢
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欷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
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歎良久中傅
將孺子下殿北面而稱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動又按
金匱封拜輔臣以太傅左輔王舜爲太師封安新公
大司徒平晏爲太傅就新公少阿羲和劉秀爲國師
嘉新公廣漢梓潼哀章爲國將美新公是爲四輔位
上公太保後承甄邯爲大司馬承新公丕進侯王尋
爲大司徒章新公步兵將軍王邑爲大司空隆新公

是爲三公太阿右拂大司空甄豐爲更始將軍廣新公京兆王興爲衛將軍奉新公輕車將軍孫建爲立國將軍成新公京兆王盛爲前將軍崇新公是爲四將凡十一公王興者故城門令史王盛者賣餅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餘人兩人容貌應卜相徑從布衣登用以示神焉是日封拜卿大夫侍中尚書官凡數百人諸劉爲郡守者皆徙爲諫大夫改明光宮爲定安館定安太后居之以大鴻臚府爲定安公第皆置門衞使者監領敕阿乳母不得與嬰語常在四壁中至於長大不能名六畜後莽以女孫宇子妻之

莽策命羣司各以其職如典誥之文置大司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皆孤卿更名大司農曰義和後更爲納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鴻臚曰典樂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與三公司卿分屬三公置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都官諸職又更光祿勳等名爲六監皆上卿改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大尉縣令長曰宰長樂宮曰常樂室長安曰常安其餘百官宮室郡縣盡易其名不可勝紀封王氏齊縗之屬爲侯大功爲伯小功爲子緦麻爲男其女皆爲任男以睦女以隆爲號焉又曰漢氏諸

侯或稱王至於四夷亦如之違於古典繆於一統其定諸侯王之號皆稱公及四夷僭號稱王者皆更爲侯於是漢諸侯王三十二人皆降爲公王子侯者百八十一人皆降爲子其後皆奪爵焉 莽因漢承平之業府庫百官之富百蠻賓服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滿陿小漢家制度欲更爲疏闊乃自謂黃帝虞舜之後至齊王建孫濟北王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爲氏故以黃帝爲初祖虞舜爲始祖追尊陳胡公曰陳胡王田敬仲曰齊敬王濟北王安曰濟北愍王立祖廟五親廟四天下姚嬀陳田王五姓

皆爲宗室世世復無有所與封陳崇田豐爲侯以奉
胡王敬王後天下牧守皆以前有翟義趙朋等作亂
領州郡懷忠孝封牧爲男守爲附城以漢高廟爲文
祖廟漢氏園寢廟在京師者勿罷祠薦如故諸劉勿
解其復各終厥身州牧數存問勿令有侵冤　莽以
劉之爲字卯金刀也詔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
行乃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　秋遣五威將王奇等
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
十五福應十二五威將奉符命齎印綬王侯以下及
吏官名更者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蠻夷皆即授新室

印綬因收故漢印綬大赦天下改漢印文去璽曰章二年春二月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漢諸侯王爲公者悉上璽綬爲民無違命者獨故廣陽王嘉以獻符命魯王閔以獻神書中山王成都以獻書言莽德皆封列侯

班固曰昔周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所以親親賢賢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天下謂之共主彊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降爲庶人用天年終秦訕笑三代竊自號

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無骨肉本根之輔外無
尺土藩翼之衞陳吳奮其白梃劉項隨而斃之故
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漢興之初懲戒
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鴈門
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
漸於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
江湖薄會稽爲荊吳北界淮瀕畧廬衡爲淮南湘
漢之陽亙九嶷爲長沙諸侯比境周匝三垂外接
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
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

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分齊趙景帝削吳楚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國自析自此而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

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疎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埶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祚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無所忌憚生其奸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韍惟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

冬十一月立國將軍孫建奏九月辛巳陳良終帶自稱廢漢大將軍亡入匈奴又今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車前自稱漢氏劉子輿成帝下妻子也劉氏當復趣空宮收繫男子卽常安姓武字仲皆逆天違命大逆無道漢氏宗廟不當在常安城中及諸劉當與漢俱廢陛下至仁久未定前故安衆侯劉崇等更聚衆謀反今狂狡之虜復依託亡漢至犯夷滅連未止者此聖恩不蚤絶其萌芽故也臣請漢氏諸廟在京師者皆罷諸劉爲吏者皆罷待除於家莽曰可嘉新公國師以符命爲予四輔明德侯劉龔率禮侯

劉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獻天符或貢昌言
或捕告反虜厥功茂焉諸劉與三十二人同宗共祖
者勿罷賜姓曰王唯國師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定
安公太后自劉氏之廢常稱疾不朝會時年未二十
莽敬憚傷哀欲嫁之乃更號爲黃皇室主欲絕之於
漢令孫建世子盛飾將醫往問疾后大怒鞭笞其傍
侍御因發病不肯起莽遂不復彊也　莽之謀篡也
吏民爭爲符命皆得封侯其不爲者相戲曰獨無天
帝除書乎司命陳崇白莽曰此開姦臣作福之路而
亂天命宜絕其原莽亦厭之遂使尚書大夫趙並驗

治非五威將率所班皆下獄初甄豐劉秀王舜爲莽腹心唱導在位襃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號及封莽母兩子兄子皆豐等所共謀而豐舜秀亦受其賜並富貴矣非復欲令莽居攝也居攝之萌出於泉陵侯劉慶前煇光謝囂長安令田終術莽羽翼已成意欲稱攝豐等承順其意莽輒復封舜秀豐等子孫以報之豐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滿又實畏漢宗室天下豪傑而疏遠欲進者並作符命莽遂據以即眞舜秀內懼而已豐素剛彊莽覺其不說故託符命文徙豐爲更始將軍與賣餅兒王盛同列豐父子默默時子尋爲

侍中京兆大尹茂德侯卽作符命新室當分陜立二伯以豐爲右伯太傅平晏爲左伯如周召故事莽卽從之拜豐爲右伯當述職西出未行尋復作符命言故漢氏平帝后黃皇室主爲尋之妻莽以詐立心疑大臣怨謗欲震威以懼下因是發怒曰黃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收捕尋尋亡豐自殺尋隨方士入華山歲餘捕得辭連國師公秀子侍中隆威侯棻棻弟右曹長水校尉伐虜侯泳大司空邑弟左關將軍掌威侯奇及秀門人侍中騎都尉丁隆等牽引公卿黨親列侯以下死者數百人乃流棻於幽州放尋於三

危殛隆於羽山皆驛車載其屍傳致云

三年莽爲太子置師友各四人秩以大夫以故大司徒馬宮等爲師疑傳丞阿輔保拂是爲四師故尚書令唐林等爲胥附奔走先後禦侮是爲四友又置師友侍中諫議六經祭酒各一人凡九祭酒秩皆上卿遣使者奉璽書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即拜爲師友祭酒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付璽書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

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爲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
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
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
勝輒推不受使者卽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
須秋涼乃發有詔許之使者五日壹與太守俱問起
居爲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
土之封雖疾病宜移動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爲子孫
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卽謂暉等吾
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
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以棺斂喪事衣周於

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是時清名之士又有琅邪紀逡齊薛方太原郇越郇相沛唐林唐尊皆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紀逡兩唐皆仕莽封侯貴重歷公卿位唐林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唐尊衣敝履空被虛僞名郇相爲莽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遣使襚以衣衾其子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京師稱之莽以安車迎薛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

之節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彊致初隃糜郭欽爲南
郡太守杜陵蔣詡爲兖州刺史亦以廉直爲名莽居
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臥不出戶卒於家哀平
之際沛國陳咸以律令爲尚書莽輔政多改漢制咸
心非之及何武鮑宣死咸歎曰易稱見幾而作不俟
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爲
掌寇大夫咸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咸
悉令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
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悉收斂其家律令
書文壁藏之又齊栗融北海禽慶蘇章山陽曹竟皆

儒生去官不仕於莽

班固曰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爲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焉貞而不諒薛方近之郭欽蔣詡好遯不汙絕紀唐矣

四年 初莽爲安漢公時欲諂太皇太后以斬郅支功奏尊元帝廟爲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爲新室文母絕之於漢不令得體元帝墮壞孝元廟更爲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

殿以為文母篹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以太后在故未謂之廟莽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慢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自莽篡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無不為然愈不說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食五年春二月文母皇太后崩年八十四葬渭陵與元

帝合而溝絕之新室世世獻祭其廟元帝配食坐於
牀下莽爲太后服喪三年
天鳳二年春二月民訛言黃龍墮死黃山宮中百姓
奔走往觀者有萬數莽惡之捕繫問語所從起不能
得　莽意以爲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於地理制
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公卿旦入暮出論議連年不
決不暇省獄訟冤結民之急務縣宰缺者數年守兼
一切貪殘日甚中郎將繡衣執法在郡國者並乘權
勢傳相舉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勸農桑班時令按諸
章冠蓋相望交錯道路召會吏民逮捕證左郡縣賦

斂遞相賕賂白黑紛然守闕告訴者多莽自見前顓權以得漢政故務自覽衆事有司受成苟免諸寶物名帑藏錢穀官皆宦者領之吏民上封事宦官左右開發尚書不得知其畏備臣下如此又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當奉行者輒質問乃以從事前後相乘憒眊不渫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尚書因是爲姦寢事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逢赦而後出衛卒不交代者至三歲穀糴常貴邊兵二十餘萬人仰衣食縣官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爲盜賊數千人爲輩轉入旁郡莽遣捕盜將軍孔仁將兵與郡

縣合擊歲餘乃定

四年秋八月臨淮瓜田儀等依阻會稽長州琅邪呂母聚黨數千人殺海曲宰入海中爲盜其衆浸多至萬數荆州饑饉民衆入野澤掘鳧茈而食之更相侵奪新市人王匡王鳳爲平理諍訟遂推爲渠帥衆數百人於是諸亡命者南陽馬武潁川王常成丹等皆往從之共攻離鄉聚臧於綠林山中數月間至七八千人又有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等與王匡俱起衆皆萬人莽遣使者卽赦盜賊還言盜賊解輒復合問其故皆曰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

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因以愁民

民窮悉起爲盜賊莽大怒免之其或順旨言民驕黠

當誅及言時運適然且滅不久莽說輒遷官

五年春正月以大司馬司允費興爲荆州牧見問到

部方略興對曰荆揚之民率依阻山澤以漁采爲業

間者國張六筦稅山澤妨奪民之利連年久旱百姓

饑窮故爲盜賊興到部欲令明曉告盜賊歸田里假

貸犂牛種食闊其租賦冀可以解釋安集莽怒免興

官

琅邪樊崇起兵於莒事見光武平赤眉

六年春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歷紀

六歲一改元布天下下書自言已當如黃帝僊升天欲以誑耀百姓銷解盜賊衆皆笑之
地皇元年春正月莽見四方盜賊多復欲厭之又下書曰予之皇初祖考黃帝定天下將兵爲上將軍內設大將外置大司馬五人大將軍至士吏凡七十五萬八千九百八十七千三百五十萬人予受符命之文稽前人將條備焉於是置前後左右中大司馬之位賜諸州牧至縣宰皆有大將軍偏裨校尉之號焉乘傳使者經歷郡國日且十輩倉無見穀以給傳車馬不能足賦取道中車馬取辦於民　秋七月鉅鹿男

子馬適求等謀舉燕趙兵以誅莽大司空士王丹發覺以聞莽遣三公大夫逮治黨與連及郡國豪傑數千人皆誅死封丹爲輔國侯　汝南郅惲明天文歷數以爲漢必再受命上書說莽曰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莽大怒繫惲詔獄踰冬會赦得出

二年春正月卜者王況謂魏成大尹李焉曰漢家當復興李氏爲輔因爲焉作讖書合十餘萬言事發莽皆殺之　是歲南郡秦豐聚衆且萬人平原女子遲昭平亦聚數千人在河阻中莽召問羣臣禽賊方略

皆曰此天四行尸命在漏刻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太史令宗宣典星歷候氣變以凶爲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平化侯尊飾虛僞以媮名位賊夫人之子國師嘉信公秀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明學男張邯地里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土業羲和魯匡設六筦以窮工商說符侯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　初四方皆以饑寒窮愁起爲盜賊稍稍羣聚常思歲熟得歸鄉里衆雖萬數不敢略有城邑轉掠求食日闋而已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鬭中兵而死賊非敢欲殺之也而莽

終不論其故是歲荆州牧發奔命二萬人討綠林賊賊帥王匡等相率迎擊於雲杜大破牧軍殺數千人盡獲輜重牧欲北歸賊馬武等復遮擊之鉤牧車屏泥刺殺其驂乘然終不敢殺牧賊遂攻拔竟陵轉擊雲杜安陸多略婦女還入綠林中至有五萬餘口州郡不能制　翼平連帥田況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部吏伍人所能禽也咎在長吏不爲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略不輙督責遂至延蔓連州乃遣將帥多發使者傳相監趣郡縣力事上官應塞詰對共酒食具資用以救斷斬不暇

復憂盜賊治官事將帥又不能躬率吏士戰則爲賊所破吏氣寖傷徒費百姓前幸蒙赦令賊欲解散或反遮擊恐入山谷轉相告語故郡縣降賊皆更驚駭恐見詐滅因饑饉易動旬日之間更十餘萬人此盜賊所以多之故也今洛陽以東米石二千竊見詔書欲遣太師更始將軍二人爪牙重臣多從人衆道上空竭少則無以威示遠方宜急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臧穀食并力固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埶不得羣聚如此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

帥郡縣苦之反甚於賊宜盡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況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

三年夏四月遣更始將軍廉丹等東討衆賊事見光武平赤眉莽又多遣大夫謁者分教民煮草木爲酪酪不可食重爲煩費 緑林賊遇疫疾死者且半乃各分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王鳳馬武及其支黨朱鮪張卬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莽遣司命大將軍孔仁部豫州納言大將軍嚴尤秩宗大將軍陳茂擊荆州各從吏士百餘人乘傳到部募士尤謂茂曰遣將不與兵符必先請而後動

是猶繼韓盧而責之獲也　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乃置養贍官稟食之使者監領與小吏共盜其稟飢死者什七八先是莽使中黃門王業領長安市買賤取於民民甚患之業以省費爲功賜爵附城莽聞城中饑饉以問業業曰皆流民也乃市所賣粱飯肉羹持入示莽曰居民食咸如此莽信之　秋七月新市賊王匡等進攻隨平林人陳牧廖湛復聚衆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　莽以詔書讓廉丹曰倉稟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以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其掾馮衍以

書示之衍因說丹曰張良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將軍之先爲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周人思召公也人所歌舞天必從之今方爲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鎭撫吏士砥礪其節納雄桀之士詢忠智之謀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丹不聽衍左將軍奉世曾孫也冬無鹽索盧恢等舉兵反城附賊廉丹王匡攻拔之斬首萬餘級莽遣中郎將奉璽書勞丹匡進爵爲公封吏士有功者十餘人赤

眉別校董憲等衆數萬人在梁郡王匡欲進擊之廉丹以爲新拔城罷勞當且休士養威匡不聽引兵獨進丹隨之合戰成昌兵敗匡走丹使吏持其印韍節付匡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止戰死校尉汝雲王隆等二十餘人別鬭聞之皆曰廉公已死吾誰爲生馳奔賊皆戰死國將哀章自請願平山東莽遣章馳東與太師匡并力又遣太將軍陽浚守敖倉司徒王尋將十餘萬屯洛陽鎮南宮大司馬董忠養士習射中軍北壘大司空王邑兼三公之職 漢宗室劉秀等起南陽與新市平林下江兵合事見光武中興

淮陽王更始元年春二月王莽欲外示自安乃染其須髮立杜陵史諶女爲皇后置後宮位號視公卿大夫元士者凡百二十人　莽赦天下詔王匡哀章等討青徐盜賊嚴尤陳茂等討前隊醜虜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復迷惑不解散將遣大司空隆新公將百萬之師剿絕之矣　王莽遣司空王邑司徒王尋發兵四十三萬圍昆陽劉秀發諸營兵三千人大破之事見光武中興　莽聞漢兵言莽鴆殺孝平皇帝乃會公卿於王路堂開所爲平帝請命金縢之策泣以示羣臣

夏六月道士西門君惠謂王莽衛將軍王涉曰讖

文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遂與國師公劉秀大司馬董忠司中大贅孫伋謀以所部兵劫莽降漢以全宗族　秋七月伋以其謀告莽莽召忠詰責因格殺之使虎賁以斬馬劍剉忠收其宗族以醇醯毒藥白刃叢棘并一坎而埋之秀涉皆自殺莽以其骨肉舊臣惡其內潰故隱其誅莽以軍師外破大臣內畔左右無所信不能復遠念郡國乃召王邑還爲大司馬以大長秋張邯爲大司徒崔發爲大司空司中壽容苗訢爲國師莽憂懣不能食但飲酒啗鰒魚讀軍書倦因馮几寐不復就枕矣　八月王莽使太

師王匡國將哀章守洛陽更始遣定國上公王匡攻洛陽西屏大將軍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攻武關三輔震動析人鄧曄于匡起兵南鄉以應漢攻武關都尉朱萌萌降進攻右隊大夫宋綱殺之西拔湖莽愈憂不知所出崔發言古者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宜告天以求救莽乃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仰天大哭氣盡伏而叩頭諸生小民旦夕會哭爲設飧粥甚悲哀者除以爲郎郎至五千餘人莽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爲號將北軍精兵數萬人以東內其妻子宮中以爲質時省中黃金尚六十餘萬斤它財物稱

是莽愈愛之賜九虎士人四千錢衆重怨無鬭意九虎至華陰回谿距隘自守于匡鄧曄擊之六虎敗走二虎詣闕歸死莽使使責死者安在皆自殺其四虎亡三虎收散卒保渭口京師倉鄧曄開武關迎漢兵李松將二千餘人至湖與曄等共攻京師倉未下曄以弘農掾王憲爲校尉將數百人北度渭入左馮翊界李松遣偏將軍韓臣等徑西至新豐擊破莽波水將軍追奔至長門宮王憲北至頻陽所過迎降諸縣大姓各起兵稱漢將軍率衆隨憲李松鄧曄引軍至華陰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又聞天水隗氏方到皆爭

欲先入城貪立大功鹵掠之利莽赦城中囚徒皆授兵殺豨飲其血與誓曰有不爲新室者社鬼記之使更始將軍史諶將之度渭橋皆散走諶空還衆兵發掘莽妻子父祖冢燒其棺槨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　九月戊申朔兵從宣平城門入張邯逢兵見殺王邑王林王巡𨿜惲等分將兵距擊北闕下會日暮官府邸第盡犇亡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恐見鹵掠趨讙並和燒作室門斧敬法闥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庭承明黃皇室主所居黃皇室主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莽避火宣室

前殿火輒隨之莽紺袀服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按式於前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庚戌旦明羣臣扶掖莽自前殿之漸臺欲阻池水公卿從官尚千餘人隨之王邑晝夜戰罷極士死傷略盡馳入宮間關至漸臺見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還父子共守莽軍人入殿中聞莽在漸臺衆共圍之數百重臺上猶與相射矢盡短兵接王邑父子𨚗惲王巡戰死莽入室下餔時衆兵上臺苗訢唐尊王盛等皆死商人杜吳殺莽校尉東海公賓就斬莽首軍人分莽身節解臠分爭相殺者數十

人公賓就持莽首詣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十萬皆屬焉舍東宮妻莽後宮乘其車服癸丑李松鄧曄入長安將軍趙萌申屠建亦至以王憲得璽綬不上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傳莽首詣宛縣於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

班固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及居位輔政勤勞國家直道而行豈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

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顚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毒流諸夏亂延蠻貉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爲虛害徧生民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聖王之驅除云爾

張溥曰王莽之興繇孝元后后父禁有四女八男長女君俠次卽元后政君長男鳳次則曼譚

崇商立根逢時也鳳崇與元后同母成帝卽位
鳳領尚書崇封安成侯又六年譚等五人同日
封侯蓋先貴太后同母而次及諸舅也太后同
產畢侯獨曼早死不得封曼長子永又先亡乃
封莽爲新都侯時成帝永始元年也比諸父侯
後十餘年矣王鳳以建始元年秉政陽朔三年
卒用事凡十一年害丞相王商殺京兆尹王章
權震中外鳳卒王音代政四年音卒王商繼之
四年商卒王根繼之四年病免莽爲大司馬成
帝崩哀帝立莽以爭定陶尊號罷就第居家取

聲譽者六年哀帝崩莽領尚書迎中山王箕子立之是爲平帝年僅九歲元后臨朝元始四年莽遂弑帝立孺子嬰初始元年廢之莽自立改漢爲新原莽之取天下非有奇功殊能足以號令海內卽漢之所以失亦非有桀紂之行幽厲之禍內爭外訌權臣起而中分之也元帝在位十六年成帝在位二十六年哀帝在位六年合三主之享國止四十八年而元后壽且八十有四天下之勢盡歸王氏矣元帝病於優柔成帝病於好色哀帝病於男嬖皆中主之才遭世承

平府庫充仞四夷賓臣遂縱情慾不顧後嗣豈
知取而代者有人在房牖几闥之間乎元帝之
世王氏不顯哀帝尊丁傅寵董賢於王氏則稍
抑之王氏號爲榮盛者獨成帝時二十六年耳
然成帝寵之哀帝抑之則天下之勢在哀帝成
帝寵之者二十六年哀帝抑之者止六年則天
下之勢又當在王氏而不在哀帝且王商避暑
明光王根赤墀青瑣其人類驕奢子弟無大志
不足慮莽獨佐以矯飾窺間丁傅專攻主上之
闕既擅其勢復竊其名帝無壯子忽棄山陵孔

光羣小同聲勸進王氏欲無帝得乎元后貴異同宗五將十侯卒成新都莽媚耀太后無所不極及廢子嬰求傳國璽始涕泣投地黑貂漢臘徒悲無及婦人之仁能養亂不能救亂與其崩於新莽建國之五年孰若先哀帝而崩之之爲愈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八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於新莽建國之五年[illegible]

危也

EAST ASIAN [illegible]
UNIV[illegible] [illegible]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